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一

雜記 三

明太祖以至正壬寅幸龍興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於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為樂居民扶老挈幼縱觀燈火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放鹿事僅一及之而已按孔邇雲蕉館紀談云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園嘗至其

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瑟瑟珠為瓔絡挂於角上縷金為花
鞍羣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國初駕至南昌宴于滕
王閣命儒臣韓詩放其所畜鹿于西山乃知偽漢有鹿
囿在吾郡而放鹿之人姓名為韓詩皆作志者之所未

攷也

寒夜錄

善以家屬不完聚召詣御史臺受違制之罪既畢丞相
大夫指一室以授予俾得朝夕寢處其中而使醫藥焉
先是善受東宮命編春秋諸國本末已完未進而

罰是日日方中從者布席訖方命醫進藥醫者請曰吾
治瘡之法必先調末以傅而後用膏以貼其序不可易
也至於傅藥之際其寢必伏其處必平不欹不側藥乃
不傾而吾藥力之行庶乎前後左右所至必均予初聞
其言有難色焉未幾醫者執藥以進善方即席而寢若
有神人執春秋一卷以俟曰此子所編之書也予受命
與子對讀字有差訛隨即改正彼用藥是醫者事子勿
與知焉可也善初聞之肅乎其有臨也徐而讀之翕乎

其有合也少進焉緝乎其有繼也久而習焉疊疊乎若有所勉也忻忻乎若有所悅也瀏瀏乎其若水之沛然而不可禦也不知其為寤邪寐邪抑非寤非寐而在寤寐之間也曾未幾何而一卷之書畢矣蓋一日之間醫之換藥者三神之授書者三凡歷四日而醫之用藥以傳者改而用膏以貼善自是不復有寢伏之勞而神之授書亦不復至

朱一齋集

臨江前輩博雅在宋稱二劉三孔原父至譏歐公不讀

書他可知矣今所存惟公是公非二集孔存有六帖雜
記餘皆泯泯國初邑先達稱曾侍郎得之張司成美和
曾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以神童舉洪武中修元
史蒙金帛之賜曾為首編禮書歷舉傳記以決是否二
年由禮部主事拜侍郎上幸鍾山撰甘露賦獨見稱賞
嚴陵徐遵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筆為舌一
以舌為筆蓋指宋學士濂及公云今其後皆為耕農無
一儒者遺書不知所在張揆著最富載性理諸書又有

羣書備攷傳於世洪武中以十才子舉後致仕歸高皇
親洒宸翰賜之今尚存余同年進士張員外克文鄉進
士堯文其後也

河上楮談

劉紹字子憲自號緯蕭野人新城人年十二應童子舉
鄉先生張萬里試以歲寒三友詩紹援筆吟曰君子虛
心問大夫梅花何事不稱呼梅花細答松和竹識得調
羹手也無諸老異之洪武中兼應奉翰林文字與宋景
濂徐用之諸公為友致仕歸自治丘壠題其碑曰詩人

劉紹墓

建昌府志

陸文裕外集紀太祖開科事甚悉內稱江西通志載朱善廷試第一辯之最詳似為覈實至云洪武十八年乙丑則程以善為狀元一云陳以善登科錄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子寧登洪武乙丑榜第二則花綸為狀元今金川玉屑中所載送花狀元應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記載高皇帝夢雙絲墜地時張顯宗狀元及第豈即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亨泰太祖首開科得亨

秦甚喜蓋據所刻登科錄而言其實不然自任以來已有人矣辛未則許觀備遺錄以為黃觀今登科錄所載則韓克忠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丁丑則陳邨及攷之別紀則公所云皆誤也乙丑狀元丁顯載通紀憲章錄最明若花綸則第三高皇帝以三絲墜地之夢并丁顯練安與綸俱賜為狀元也張顯宗許觀榜第二余已於前練狀元事紀之矣若任亨泰則命有司建狀元坊而許觀之為黃觀蓋復姓也韓克忠為丁丑

狀元六月再試蓋丁丑事是歲二月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學士劉三吾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殿試以陳郊為第一中原西北士子俱被黜落咸以為言上閱所取多南士心亦疑之乃詔三吾及郊等下獄命翰林儒臣重閱落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克忠第一故世有兩榜狀元之說今曰辛未再試而以郊為丁丑克忠為辛未皆誤也郊既下獄止應以克忠為是科龍首按楊太史丹鉛錄又云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

也大魁吳伯宗然攷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
姑蘇志云金壽榜蓋一歲而三開科二榜取士也如乙
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
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
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郊不知為何
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乃知前輩傳疑要非一
人也

河上楮談

清江姜瑣里彭良甫其父珩游荆襄客死遺腹生良甫

母任氏守志孀居良甫十五歲母遣之襄陽收遺骨得
柩至舟中夜夢珩覺思像焉寫其容置柩上朝夕瞻拜
及歸母見之絕肖因哀暈仆地鄉人美其事咸詠歌之

同前

臨川聶大年為仁和學諭後以修史召至京卒其詩在
國初頗為人傳誦有辭四省校文詩云名藩較藝遣徵
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過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
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林寒木葉疎寄語青雲舊知

已莫因辭賦薦相如

撫州舊志

楊文貞公士奇洪武中贛守辟攝石城學事夜半讀書
鬼一羣借觀學印士奇叱之明日聞匣印無有也及避

匿武昌印乃復出

石城縣志

劉毅鳳陽人洪武間為鄱陽令頗清白自持忽為同事
者誣以贓被逮僅與妻米三升訣別遭風舟覆溺死妻
聞之亦投井死士民憐之

饒州府志

房殖洛陽人洪武中任浮梁知縣貪暴無恥惡迹萬狀

民不堪命相率縛赴京師詔戮於市

豫章書

磐谷周所立先生善口辨能詩文跣跣不羈今所傳偽
漢上樑文是其手筆也時有定住字子靜者為陳友諒
守臨江與周詞賦往還頗密後子靜與太祖抗于鄱陽
被殺周哭之以詩曰綠錦池頭舊使君近傳消息不堪
聞的盧竟死檀溪險鸚鵡翻成鄂土墳蒿葉蕭條生夜
月棠陰迢遞起秋雲陳琳老大頭如雪無復軍前草檄
文清江重鎮牧旌麾常憶蒸鵝餅餽時文采風流三國

士才情穠麗六朝詩石龍割起波濤變金鳳翻從澤國
辭千載羊公遺愛在行人揮淚峴山碑後以臨江十才
子向梁石門寅張司成美和黃體方徵入京師練中丞
以其人輕脫僅得臨江教授以歸

河上楮談

新塗白羊嶺有李王廟嶺麓有橋橫亘一木過者以繩
絡之火即灼可以然薪

臨江府志

大理卿胡閨女郡奴閨不屈上命縊死以石灰水浸脫
皮以乾草實之成人形懸武功坊時郡奴方四歲母縛

被刑郡奴入功臣家為婢稍長識大義恐被污髮至寸
即自翦去以纍黑污面禿且垢不作人形至永樂二十
一年遇赦行乞歸誓不復適人不處家依所親王媿居
年五十六終仍處子

甘露園集

永樂丙申九月二十五日夜何文淵經過東岳廟忽見
橋南蓮池中紫氣逶迤而起漸高約五六丈氣中有旗
一人物擁簇望北飛騰而去不知何神也

建昌府志

梓源李圓孫有子以事忤觸明日圓孫欲入州訴之行

至黃沙坪衆勸之反乃拜天訴子及抵家以元詞焚竈
中未幾其子徃州行至父所拜處迅雷一聲殛死衣裳

破裂如絲

同前

清江樟樹通慧寺有遊僧法定死是日鎮劉氏生一子
背上有法定再來四字又賓興坊有鍾屠者宰一猪前
足有一大指如人指民劉順見之云

汾上續談

永樂怒練子寧不屈誅及十族練有一妾一女就先生
于金陵先生一見泣下不止蓋知二人者不能死也先

生死俱發浣衣局仁宗時女得歸嫁東坊陳氏淦有練
小女戶云今三洲有村農姓練其遠孫也羅太史洪先
過三洲訊之因哭以詩曰三洲烟草暮江濱未問遺墟
泪下頻破冢有山歸別主遠孫無食寄貧鄰百年天地
誰非幻千古綱常獨在身莫為英雄倍惆悵天涯多少

未歸人

河上楮談

永樂間趙城人賈宣為浮梁令陰狠貪墨多結黨與民
情不論曲直輒梏于獄而楚毒橫加得賄三分之宣得

其一與妻子一與其黨莫敢誰何一日載邑民熊世康于舟將沈之世康之弟救免縛宣送臬司財貨分散置之極典會救得出復不悛巡按陳憲褫其職為民歸

鄉暴卒

豫章書

臨之樟樹鎮一婦新寡忽有人稱納聘者未諾而郎君已入室矣其人美姿容善風調朝去暮來如是者半年婦所欲隨須即至婦以此稍饒亦心昵之問其姓名則曰吾本古時人即以此名可也一日忽語婦曰吾久偕

若家不可不會若親與鄰其婦謂難於治具曰若但以古時人通刺約旦日會若家吾自能供具婦勉從其指諸親鄰咸錯愕姑試往以觀其事至期肅賓以入供張甚盛第聞聲音而不見其形狀久之觥籌交錯謔浪相加賓衆盡飲極歡而罷次日親隣仍酬請無不赴飲盡歡蓋人亦愛之遂忘其為怪後數載忽流涕語婦曰吾將去矣婦牽衣泣而挽之曰緣數盡是吾不敢留也乃遺婦以五年之資而去以後絕不聞影響更五年而婦

歿儲五年糧者亦預知其期也

續耳談

清江范氏早寡讀書能詩東里楊公過村塾見案上對
一聯云墨落杯中一片黑雲浮琥珀梳橫枕上半輪殘
月照玻璃問誰對學子不答固詰之乃曰家母公大驚
異後朝廷欲選一女學師時公在館閣因薦之召入禁
中數年一日題老婦牧牛圖云貴妃空死馬嵬坡出塞
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宣廟
見之曰彼不樂居此矣封為夫人厚賚而遣之

臨江府

志

洪武二十六年萬載縣民教用敬妻易淵碧以識字婦女起取授尚功局女秀才後以疾還鄉又有龍玉英從夫陳泰圓任北京中都左衛千戶少孀居欽差內官劉智以識字婦女起取亦授女秀才洪熙元年封大樂賢母

袁州府志

監察御史曾鳳韶妻李氏鳳韶聞建文之變刺血書憤詞衣襟上謂妻曰我死勿易吾故衣又曰吾與汝俱死

乎妻曰諾鳳韶遂自殺妻守節被收不屈死

甘露園集

溫寧石城人素有文譽永樂庚子鄉試入首場出錄其
文示人無不元之者及次場鬼竊其頭巾不得入比晝
頭巾復還巾箱也後場中果擬元以不得二三場而黜

石城縣志

寧都邱隆居龍華山山有潭隆嘗就浴一日晨往過午
不歸其母往視則鱗鬣遍體云將化龍向母叩別母號
泣留之隆曰可持兒平日所卧草褥至就潭洗之授母

曰有病者以莖草燒灰服之即愈盡此裊可以贍母天
年也俄有雷電晦冥遂失隆所在時求樂間事山中人

至今遇旱輒禱之曰邱王龍神

曾倪述

李時勉任仁宣二廟時為御史歷官翰林其人言動舉
止皆以聖賢為師自處鄭重偶以元宵諸縉紳約遊燈
市市中男女雜還簪履幘集會公左右從地上拾得金
釵一股珠貝嵌飾備極巧麗蓋千戶侯李姓之妻所遺
者公語左右曰此釵必有主失而不得或夫婦相詬子

母相怨將釀大禍且爾輩安用此釵為可從我受金錢數百文酤酒為樂足矣釵當畀我于是貯釵篋中揭示門上曰有遺釵者但以所存一股比驗相符即還之已而千戶妻使人持釵見比果肖公從篋出釵交付之其家持金相謝公固却不受已而千戶自他所歸妻告之故千戶乃具禮詣公致謝公一無所取千戶曰固知大人守嚴一介不敢求納但今所餽中有真血竭者乃異方物不易致能續骨肉重創有起死之功幸大人存之

以活欲死者亦一陰德也公乃受血竭謹藏之無何公
以上疏忤仁廟旨大怒命駕校撲以金爪折公肋掖出
助骨琳琅作碎器聲且下鎮撫獄衆皆謂公必死會蒞
獄者即前遺釵之夫李千戶也見而痛曰大人忠義士
胡罹此毒向者所餽血竭存否存則骨肋可續命可活
公家人歸取持以傅創處其痛楚立止不旬日痊愈人
謂公忠義大節固有鬼神呵護然所得血竭之力不少
矣夫當歸釵時公豈望報耶然竟獲報若此則天道也

江盈科集

敖清江曰本朝易學蔡虛齋之蒙引易之博也劉呆齋之圖釋易之約也梁石門之叅攷易傳本義之斷案也

三子之書皆有功于易學

新喻縣志

易元迪百丈峰下人永樂中為本邑吏縣令辛庸輒為其所制六房之務悉由元迪家造新舊二居規制擬于官府土石木匠之需皆取給于衆既落成召高道者建醮伏章良久始醒語人曰適進章于上帝即付三官較

批云奪萬民胥怨之財祈一已方來之福速令火德將

軍往正其罪言未既燭燃神像其廬盡燬

同前

正統間新淦鄧舍人名學耕生而靈異及長耿介正直
鄉邑不平每就質咸服其公尤恤貧樂施一日忽中堂
迎拜若有所見云上帝勅耕為水府舍人遂沐浴浴卒鄉
人刻木祀之本境監軍廟水旱疾疫有求輒應

同前

款毓元幼不善記誦父剛數加箠楚毓苦之嘗走匿于
頻江祠張平子座下是夕夢神與之易其心腹詰旦歸

凡前所讀皆能成誦父詢之具言其故遂得博究羣書

工吟詠

同前

盧閔侃自蜀歸舟至李渡李渡人熊士昇請為作英祐
侯廟碑文夜宿舟中夢侯來謝攜手指山間古琴曰此
琴非高人莫與子寶之次早攜一板登岸行三里許一
老嫗看乳鴨數十而薄橋橫污泥中為鴨上下者即琴
也以板易之歸視中有盧氏家寶四字乃增以金徽玉
軫朱絃繡囊按琴譜有盧琴為希世之珍今子孫猶世

奉為家寶馬

河上楮談

余鄉太洋洲去縣四十里有蕭公廟公名天任祖伯軒
宋咸熙間死為神立廟元時以其子祥叔合祀本朝嘗
遣官諭祭公永樂中屢著靈異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
顯應英佑侯相傳公客遊四川時從舟人求寄一貓重
千餘斤舟人難之公曰第許我我自能致之因去不知
所在舟至洋洲舵淺不進前夕其家夢公云吾寄一貓
在客舟明日可往取比出至江問客舟貓所在舟人怪

訝家人云昨日吾翁夢報我因共曰昔發舟時有一老人求寄貓後不果來豈即此也因共從舵尾索之貓繫其上又容舟載芝麻江上舟忽漏然隙不可尋因共祝神漏輒止比艤舟出所載舟漏如故索之有一魚從漏中出腐矣年八十一坐化洞庭之上成祖北征見有神從空中助旗幟書蕭字因加封順天王今其貓在廟門之右大可盈屋又有甃桶一在門之左家人謂公死時囑無葬我第以甃桶覆之今其尸故在凡從江行者叩

之無不響應于蜀尤著云

同前

淦有鄧姓者居山中族大而富相傳其先世喜延接青
烏之術卜地得道旁池池為大姓所有度不能得乃收
布數百匹故覆之池中詣大姓借宅曝之因貯其家而
去久之往取已為貨之殆盡矣大姓乃以池歸之鄧實
土其中而出其水葬之日掘池數尺得一石匣啓之中
有二鴨一飛去一為家人壓其足仍置匣中以葬家遂
繁盛其最富者足少跛今呼其地為石匣池云

新淦縣

志

百丈峰為王葛二仙修煉之所子夜嘗有燈自天而下
懸映半空每由一至十逐隊游移令人瞬掣有謂仙鶴
雷壇為神炬鬼火者有謂危峰疊嶂為寶光噴薄者殊
不可解 同前

正統戊辰秋丁祭是夜三更學中明倫堂暨東西齋從
空飛石而下皆水中久浸尚帶苔衣重可四五斤惟宣

聖殿飛石不到 建昌府志

天順間信守金銑廉幹有異政嘗視空作迎仙語會旱
為製金盤一具步至三清八滌龍潭故事祈者持物往
禱于潭中獲鰕蟹蟲魚之屬即歸致雨以為常公謹謝
曰吾不爾捧盤默祝此來必求現真龍身然後返少頃
波湧丈餘浸公身之半公不懼條忽有物爪其金盤去
公謝起行果大雨

廣信府志

求豐孝廉劉崇慶雅好禪理每晨起持大準提呪寒暑
不輟垂二十餘年晚授魯山學博一日卧病見室中放

白毫光現大準提相者數日將逝惺然見菩薩出一白物如滿月恍示以接引之意劉遽起趺坐誦大悲咒訖而逝

同前

信州鉛山有苦泉流以為澗挹其水熬之則成膽礬烹膽礬則成銅熬膽礬鐵釜久亦化為銅物之變化固不可測按素問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氣在天為濕土能生金石濕亦能生金石此其驗也

夢溪筆談

正統丁卯春貴溪儒林坊土地祠中三夜有聲皆云劉

洙中解元及秋果驗人謂土神發語也

廣信府志

舉人吳野自幼寶愛一硯鐫姓名於上天順甲辰會試
場屋災野持硯斃于鐘下火後以硯故知為野也詔葬
諸燼骨刻石冢上曰天下英才吳野等之墓先是陝西
有雷澤者夜遇女子于途攜至館相與甚密同舍生覺
而詰之澤以情告抵暮女謝去澤挽之答曰吾乃仙女
與汝有夙緣故來相就今期已滿且事洩不可留也澤
曰子既仙寧知我所就乎乃引至一所見一紅榜無澤

名賀馮問之曰久自知第一名乃吳野也又指一榜示澤曰君與貴溪鄭節聯名女遂去後禮闈災節從牆而走三躍不能踰遇澤曰爾何人也對曰貴溪鄭節曰是我同年援與俱上後果聯名與節道其詳則火榜狀元之說信前定矣

同前

天順中寧都大旱縣令白良輔齋宿禱于城隍夢神語曰必得靈山寺厨下僧乃兩白如言詣寺覓之僧不能辭遂研墨水數盂投水中須臾即雲起大雨如注水盡

墨色蓋黑龍精所化也僧亦異人哉

贛州府志

信州周氏婦賢而有才其翁周才美令理家務付與衡量各二出入異等婦不悅請辭問其故曰翁所為大傷天理妾不敢順翁以逆天翁曰汝言是今但用其一婦曰未也所用幾年矣翁曰約二十年婦曰今當以前用入者今用出前用出者今用入以酬前日過取之數翁欣然許之後婦生三子皆少年登科

寶訓箋註

李梅軒先生嘗言有一婦甚孝於姑成化間大歎婦以

銀耳環與夫糴稻供給其姑時稻主設齋酒而後與之
稻其夫腹果甘于飲中途酒酣假寐道旁為人竊去夫
回婦問之答以有待明日復問之不得已道其實婦弗
堪投池水死姑臨池哭曰吾婦孝今死矣吾無望矣亦
投而死夫自外歸聞母與妻俱溺又投而死一夕天大
雷雨既殛死竊稻者又掣至池上兩手拱其擔跪向三
屍若生身請罪然惜乎日久不記姓名志其事以為世

警言

建昌縣志

成化甲辰先是關中大飢冬予應入粟徃賑例明年三月還至謝埠舟人大疫亦及予四月至青泥灣勢轉熾予以錐刺手無血自度必死遂與弟經訣訣已正冠暝目果奄奄若入深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及巳矣忽聞呼天妃至目遂開覺舟之篷壓若篙足之垂而陷者宛一婦人聲呼曰一有學之士病在孤舟灘上無一神道救之者我來送它一陣好風言畢篙足舉篷遂起頓覺舉身冷顫須臾顫掉不已雖舟亦為之動經乃以數

簑壓之蓋自己至未出臭汗如雨衣席皆濡漸覺少甦
由是得全殘喘其秋北上過祠下進謝今越十八年又
過湖上仍進拜焉因紀其事丐同年都昌尹前監察御
史王君廷瑞為刻之懸置于梁間以志神之靈貺

羅圭

岑集

吳孝子名駒字彥驥南豐石油里人讀書通大義頗工
詩父潮宗授政和令改海陽令宣德丁未傭里人孫某
給力其家一日里胥彭文杰曰孫某吾籍甲也誘而縛

之潮宗覺率諸子毆文杰致死法坐潮宗孝子自詣曰
死文杰者彥驤也令難之孝子曰以子代父何不可乎
況殺人者實彥驤也令憫而代之孝子曰侍父獄中猶
荷校以立父出獄後二載會有詔讞疑獄行在所孝子
行至淮安病卒年六十一矣

羅一峯集

黃景隆由吉安通判同知遷知府性殘酷巡按劾云淹
禁凌虐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
百八十七人上詔曰豈屠伯後身耶命刑部及錦衣衛

會同撫按三司鞫治閱籍致死者實四百十七人其無罪而故勘禁死者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至京下法司議之尋死

于獄

豫章書

太公鈞渭代傳覆水之辭翁子負薪室有後車之載窮達遲速難可預定至結髮之歡中遭厭棄如二公者尚爾況其下乎鄉先達中丞教公宗慶新喻水北里人少寓思南家貧績學婦屢求去公從之未幾入郡庠舉鄉

試婦再適郡胥窘如故公入庠時過婦門婦竊悔之及
領鄉薦還郡鼓吹迓公婦見之悔恨逾甚是夕自經死
公後取今南京兆羅君繡藻女兄閨闈甚睦夫不忍一
夕之約而絕百年之歡婦之死晚矣乃教公貧不廢學
勇不溺私卒之身與名樹立烜赫與二公相望而三偉
哉

河上楮談

馬榮高高安人正統間得茅山妖術能魘魅殺人鄉人
憚之知縣陳璣捕而杖之無所傷視之庭柳方尺許無

皮矣再杖之陳妻號于內衙蓋寄棒法也陳怒甚殺狗
厭之囊石灰塞其口鼻氣始絕後人祀于獄中號曰馬

公郎主

瑞州府志

成化間贛人郭日和催秋租適瑞金縣村有虎赤色突
然而至僮侶驚竄日和怖戰跼地虎旋繞久之顧無咆
哮意日和強起舒步虎復隨之乃語之曰爾欲隨行乎
人禽類異若驚擾閭井懼不汝全也虎弭耳若聽受者
遂隨之至所居謝坊為鄉里道其故觀者如堵自是去

來無猜犬豕相狎或夜卧榻下日和壽八十四卒卜兆
萬安縣虎復送其窀穸未幾亦斃子孫因葬之墓傍號

虎墳

張尚瑗石里雜著

趙壘字允用南豐人樸野有詩學動必倣古為庠生嘗
讓貢于後進羅一峯作詩以美之云老儒興揖讓俗事
正紛紜東魯垂名教南豐得此君許身齊稷契清夢見
華勲翹首吁江上軍峯秀不羣

羅一峯集

陸化淳以薦起授贛州守意不欲行監司促裝甚迫勉

就道以田廬分授二子區畫既具語其弟孝廉化熙熙曰兒方弱齡當勉之讀書胡委之以此淳曰吾恐孺子不察吾意謂仕宦可以肥家授此以杜其妄念耳復以一緘授恭人周曰須有急乃召叔氏共啓視既抵任病革為書召化熙熙至化淳已歿乃與二孤扶櫬歸橐如洗虔人巷哭傾城既抵舍請所遺周恭人緘與虔邸遺筆寓弟之書無毫末異者蓋露冕經歲不名一錢云

懼

汝稷謨傳

袁慶祥為諸生時讀書虛坊由龍門書院渡江月夜舟人聞水中鬼云明日壩上姓劉人過渡我難當脫內一鬼云劉同袁僉事來渡恐不能害將晡劉姓果至袁墮後共渡風濤大作移時舟方抵岸舟人率劉姓謝袁且告之故後慶祥歷事承運庫上疏言利弊逮杖八十及半幾死昏在地半晌聞空中鼓樂聲一紫衣金帽人以笏指曰爾勿憂爾祖袁方智陰臨到矣移時而醒弘治間任廣東按察使僉事遂疏乞休部臺留之慶祥曰爵

位前定不可強也遂致仕

雋都志

張文質字中孚初寒素時于郭東旅肆偶獲一囊頗重
意人遺金守之抵暮竟無人至乃命僕攜歸啓視果白
金五百兩翼日仍至故處候之忽有老叟逐一少年散
髮血額倉皇入肆公詰之蓋遺金者之父疑子妄費欲
箠死驗金數相符遂悉還之其父子欲中分公曰吾利
苟得則不于此候爾矣公之子昇後登成化己丑狀元

建昌府志

吳琚字時用號止庵弘治間人居南城少受學洪公士
德志向即知慕古終日簡默有言人之短者公不答徐
曰吾輩莫亦有此人多愧服有詩名時有司鄉達咸造
其廬性安恬淡嘗有詩曰若教風遞書聲去恐惹人將
物色來

嘉靖郡志

南安府大庾縣玉池坊最高弘治庚申大水坊亦為所
浸讖云水浸玉池蓮南安出狀元明年郡人劉節領鄉

薦第一

林志

高明號五宜由南京乞恩終養舟行至安仁將入信河
先時三月不雨灘乾幾竭將以翌日易小舟是晚無雨
夜夢吟詩云寸草心誠處乾灘水漲時覺則舟人忽報
水漲舟可行矣更遇順風人以為異有詩云旱魃為殃
近半年信河灘涸不通船夜來無雨漲三尺不是天然
是偶然

貴溪縣志

高明再起征閩自清流歸晚行二十里夢樹杪旌旗三
五對路傍朱衣三十餘人一朱衣詣前告曰林大人送

至此告別覺來未嘗留意夜至皇華驛又夢如前始覺而思之蓋清流有廟神曰樊侯者林大人樊字也作詩以紀其事 同前

高明年六十三預畫八卦於堂壁明年忽一日嘆曰予大限足矣贊其堂云懷思堂上懸八卦列西東八八六十四與我壽數同平生窮此理數寓理之中密密自存省今日始收功蓋棺事已定樂哉五宜翁作引柩輓歌云執紼行人謾謾歌細聽無柰動情何儻來富貴眼前

事浪得聲名耳畔過今古已更新世界乾坤還是舊山
河英雄後輩催前輩如水滔滔再返麼明日沐浴焚香
作頌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瓊臺誠明本是
吾儒事寄語親朋莫漫猜端坐而逝

同前

貴溪鳴山之夢靈顯於天下即如正德間郡守某來山
夢對曰棘院九秋三試榜鄉溪一邑十人登及秋闈報
捷止八人已而福建四川報至各一人人數悉與夢協
主事裴近夢神語曰江西一省不中汝即中自謂無中

理矣遂以貴入監已卯宸濠之變江西罷鄉試而近舉

于應天

廣信府志

正德初黃綰政治清簡見胥吏多暇日時課以小學書
晨夕講誦綰臨行或贈以詩曰民當教後渾無訟吏到

閒時也讀書

同前

松江張黼嘗夢登第在狀元前覺而歎曰豈有科名先
狀元者吾殆在孫山之外矣及是年會試黼名在十五
費宏名在十六又湖廣劉良中景泰丙子鄉試已十赴

禮闈而志益壯夢神告曰汝費宏榜進士也凡赴試必
求其人久不得至是相見甚歡廷試宏果首選良中三
甲第八計二人得夢時宏尚未生也

同前

費太僕于嘉靖辛酉五月十三日夢詩二句萬里河山
下三字失記對八窗霄漢夜玲瓏是秋領批進場時例
在按院前識認同試者八月十一夜點名忽聞段按院
誦自作中秋詩云萬里河山三字仍聽不見對句八
窗霄漢夜玲瓏公果得雋後以問段公公大駭因誦其

詩曰萬里河山秋寂莫八竈霄漢夜玲瓏卽夢中所得

句也

同前

正德辛巳有鬼號于白芒洲曰屈屈屈狀元江汝璧後

江中二甲第一

廣信府志

石鐘山在湖口縣當彭蠡之衝上下二山嵌空岿岿余以丁卯北上南宮登馬閣蘇文忠詩序謂山下有巖洞江濤流轉觸而成聲又謂上有魚池今廢不存矣自文忠而外又有吳明卿陳于韶二參伯詩明卿云楚客登

高秋思濃白雲隨杖入芙蓉九江落日迷山市萬壑松
濤響石鐘古閣懸空愁過鳥輕帆挾雨帶飛龍俯看天
塹雄南北何事中原有戍烽于韶云一片孤城雙石鐘
稜層傑閣隱芙蓉雲摧峭壁愁黃鵠雷起陰潭上白龍
揚子暮潮搖極浦匡廬殘雪見中峯乾坤今古雄天塹
却訝南州有戍烽一眺蒼波萬里流東南吳楚坐中收
峯高烏鵲凌寒度水濶鼉鼙吹浪遊落日倒翻河漢影
斷虹長挂石梁秋天涯憔悴誰能醉芳草浮雲處處愁

時吳以南康節推游陳以豫章參伯西歸芳草浮雲殆
有指也余渝州入覲于韶自閩從邱使君之請為文以
贈蓋余初不相聞而蜀有覲者于韶初未以文贈也余
感其誼賦詩謝之于韶答以詩云使者書來問水濱草
堂芳訊忽嶙峋豈云問俗憐憔悴耐可論交到隱淪經
術一時歸大雅巴渝何地不陽春舊遊竟阻登龍會慚
愧南州下榻人于韶在豫章吏治精敏每文牒旁午一
一按閱批摘如神諸胥吏咋舌不得出一語其歸也意

或為忌者所中云

朱東器集

臨江為石龍城父老言往時江中有石蜿蜒如龍狀頭
角爪甲皆具有周禪師者居慧力寺頗前知有神術察
龍為怪一日運霹靂碎之今城中民家有石如假山置
屏間皆龍石也石色白文隱隱如鱗甲居人習見之亦
不以為異

同前

新淦前輩傅鳳弱冠時讀書一山寺偶出市肆見酒壚
少女心竊慕之是夜二鼓有叩門者未及起眎門已自

開見一髮執燈前導一女子從即日中所見也因與之
狎異日復入肆中戲其女女大詬怒傅心疑之歸取一
劍挂室中至夜女復來以劍揮之躍而去一狐也執燈
者墮地中止牛糞耳傅親言怪語音容止與人無異但
舌冷如水及門自開為可訝也

河上楮談

吳文端公官至太宗伯學士不許子孫衣綺羅見童子
試週班衣用錦者裂之公次郎好馳騁不得公歡值覃
恩當再蔭公自題請曰臣次子不才不可以蔭願移封

一代終公身不許次郎見面元旦壽日望座叩拜而已其實次郎有才公學古人尚德抑才若此公為世宗器重每稱之為大宗伯重臣山在禮部堂上兼攝四印勅許四俸並支代行郊天大禮最異數也歸里謙光倍常樸素無驚于俗所居湫隘仍故其門人為之監少保第廳事不旋馬當其起豎後堂基缺一角屬他人地公多金求買不與許以天井石上寄一簷柱而已今現存礫不墊地可謂得公子荆苟完之度矣

高安縣志

梁鉞溪上人曾業儒以出考歸路次避雨野廟中歸而
得疾死已葬訖猶在室中作話如生時聲妻傅氏答之
即應只不見其形自是以為常每早則呼人起春耕秋
歛晴叫曝雨叫秧人遵之則喜違之則怒至作字墨書
于臺指畫于壁忽然有之不知其何自來其父方塘哭
之以詩曰有形似可見有聲實可聽出言明且畫作字
草還真實錄也如是三年一日謂其妻曰我去矣妻問
何往曰之德安自是絕響五十年傅壽九十一臨終之

前數夕夢鉞立于門外堤邊以手招之曰來吾接爾傅
心知之矣二子曰南曰北南生維新中崇禎庚午鄉試
維新又生三子幼吉以文章名

同前

蛇姑嶺在鄭港與西山為鄰相傳有一農子僱于某家
為工性好浴主人賢之贅以女久之竊窺其浴坐水成
蛇女問其故工曰子見之乎吾將去矣女泣曰吾父以
妾身相託今去不相負乎工曰翁農家也設遇旱吾當
為雨以報女具告父父執之工不對而走踰山如騰雲

涉水不見女從之奔至鄭港嶺望嶺而哭泣盡血流而死其父夜夢見女冠帔言得為本山蛇神可以救旱自是試之每禱果有一蛇出就人人知其為姑也以盒承之蛇緣盒盤踞其中歸而至壇壇中設水一缸蛇下盤就香案上偃息或下缸浴或見或不見或隱去半日一夕頃刻復來或有竟去不來者道士鍤鼓樂之深盛貺之雨降足送蛇還仍以盒為輿禱曰升到山請降輦蛇自行出盒而去

同前

汪鉉以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在嘉靖七年二月
抵任先是正月有塏山石前地方甘露垂綴竹松桐梅
等樹鉉具奏稱為仁孝所感及賢俊登庸之徵是時張
孚敬柄政故以貢諛逾年召還掌院事累陞兵吏二部
尚書加太子太保凡除拜必先通內閣交相賂遺京師
有尚書十萬之誑

虔臺行實

吾泰和舊有識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本朝一應
於陳芳洲少保循再應於曾松臞學士鶴齡三應於曾

南洲學士彥南洲及第日人有詩賀云十回虎榜魁天下三應龍洲過縣前以一郡言南洲是第十狀元以一

縣言南洲是第三狀元

豫章書

吾吉舊有十閣老九尚書十狀元之詩詩即不甚雅亦足鳴一郡之盛九尚書之中原遺泰和吏部尚書劉公崧此後泰和又增吏部尚書羅公欽順禮部尚書歐陽公德右都御史陳公鳳梧贈工部尚書安福吏部尚書王公學夔工部尚書王公學益吏部尚書歐陽公必進

永豐增兵部尚書聶公豹吉水增兵部尚書毛公伯溫
萬安增工部尚書朱公衡永新增禮部尚書尹公臺總
一十一尚書云十狀元之後增羅文恭洪先總十一人

同前

十閣老詩皇明內閣秉衡鈞吉郡堂堂已十人東里後
來名尹直南皋先進是陳循定之安簡胡光大純道彭
華解縉紳千載貞元嘉會合天教諸老佐昌辰

同前

九尚書詩開國分曹設六卿吏工戶禮及兵刑周忱王

直連王棨蕭暄蕭禎并廣衡更有二劉

宣

改聯八座歷遷

三部是維楨滿朝金紫皆時傑盡是廬陵九邑人

同前

十狀元詩天開文運盛廬陵累占鰲頭已十人胡廣時

中兼子榮彭時劉儼與羅倫後來彭教同曾彥前有陳

循并鶴齡何事三元爭此子斯文顛望在明春

同前

玉筍山去邑城三十里山有九僊其夢徵靈驗與閩九

里湖大約相類余讀書虹沙時黎先生汝登每約予遊

已又中止一日又書來約舟輿已戒是夕余夢從先生

遊至山半有道者來迓共止一亭中設木案石硯各一
又出一冊請予二人題因告曰前有閩人遊此指亭前
松咏之其時十月謂寒易盡而春且至也黎先生乃留
詩二予續而和之中有云江邊細雨看花入陌上春雲
傍馬飛因忽覺夜四鼓矣予呼友人彭體升曰玉笥山
之遊已矣及明先生遣人報輿夫中夜為蛇嚙足不得
行因以夢復之次年戊午將放榜移舟候之夜半風大
作質明微雨予乃從江上赴鹿鳴體升因來詫前夢之

異且賀曰春雲傍馬殆來歲事耶次年余下第還至戊辰成進士蓋二句先後十年乃應又業師周先生易才名籍籍乙卯下第後往祈夢夢入縣城觀春主人陳氏者肆中列一香筒甚大問之云此被中用者因行至縣見衆人舁一大案余坐其上見先生不為下心怪之又行見余表弟鄉進士吳子明據一筮以飯為道其事子明曰爾無怪爾不聞縣尹所出對耶問之云青出于藍會見鵬程萬里下句先生笑而去及歸乃以夢告余且

賀曰昨曾生惠一香筒宛如夢中者茲已應他可知矣
戊午余中式子明以是秋補廩生飯謂廩也

河上楮談

百華寺有讀書臺陶桓公故蹟也下有洗墨池池今為
井寺僧云徃歲邑有占魁選者池水盡黑鄉先達劉公
麟占禮魁是歲水黑甲午黑先大夫應墨泉之號以此
戊午又黑余復忝竊桓公母為滄人第不知桓公曾寓
此否也池真偽尚未必然所謂黑者亦泉脈偶然不足
為異也

同前

臨江郡庠基舊廣壽寺唐盧肇讀書處也嘉靖甲子江陵程公大賓分守湖西以舊庠湫隘因拓寺為基鑿池十畝餘架石橋其上繚以周垣規制宏偉煥然改觀拓基時掘地得石刻云甲子重逢壬甲子八十蕭公下脈真殊不可解後程改蕭姓相傳第壬甲子及八十之說不知所謂分守公解在庠之左公割讀書臺之半為書院其中是歲產瑞芝一叢頗盛公出以示予嘗作問芝一篇蓋為此也

同前

歐陽閔字崇勳泰和人文莊公之族兄也從王文成游宸濠有異志進曰以時事論將有漢七國之變計將安出文成不應而密詔之曰書生何易譚天下事可讀易洗心一句沈思有悟兼長詩賦童庶子重之語人曰歐陽生理學之由賜詞賦之屈宋也後為滁州學正與其鄉先生胡莊肅公深相結滁人號曰歐陽家又一醉翁矣子況字曰方博極羣書為文敏而瞻尤工四六亦以明經貢如京師例入太學同舍某病調護盡力沒則棺

斂某子以謁選稱貸畀之數百金無何卒于官馳往伏
哭其子謂收責也色彌蹙公收淚曰長者為行不使人
疑之吾鄉者遇一哀而出涕豈有恨耶急取券付之遠

近傳誦其義

朱之蕃湧幢小品

費民益名懋謙少保費文通公子也家世為鉛山人自
文憲公以龍首當揆文通繼起鉛山之費遂為西江甲
族民益以貴公子顧折節下帷讀古人書性又喜吟以
蔭入為御史臺都事鄉人楊懋功祠部郢中陳玉叔大

理時俱以詩名燕山民益間就為社會已為南左樞叅
軍青溪之社民益實首倡之又從樞府第搆籌筆軒容
星槎淪茗焚香山人墨客延接無虛日閩有王山人者
善寫梅民益即從作梅金陵陳子野善墨竹民益即從
作墨竹晉江黃孔昭工山水民益即為山水皆得其意

河上楮談

臨郡昔有識云金鳳洲連丞相出烏龜石轉狀元生金
鳳洲在郡東岸昔袁贛二水會于郡前後贛水大漲洲

遂中斷故袁水繞郡而贛江之水自洲外瀉而入大江
矣龜石在郡南門前輩云石有聲則郡出狀元黎先生
立武登第時石為之轉故謝李守重建狀元坊云波光
峙金鳳而欲飛里巷擬石龜之再轉正指此也然南宋
偏安不足當天下之半黎為宋末龍首雖大魁非全盛
時也且元人亦目為蠻子狀元云嘉靖丙午郡大水石
有聲如雷丁未張殿讀先生春舉廷試第二鄉里異焉
然竟與識所云少爽豈山川之氣猶有未盡完者與

同

前

明嘉靖間荒旱雙坑童子灌田以桔槔一老僧過曰但指我鵝籠峰去路田自有水耳童子信為然導至絕頂地勢坎陷林木叢翳有石如蒲團僧趺坐其上告童子曰七日後當來視我童子返至田所水果泛溢怪之歸告其母母曰此山多虎豹不可居况七日不食得不飢死乎明晨命童子與鄰里七八人往飯之比至僧已坐化惟見黑蟻自首至心口周而盤旋鄉人咸以為神作

寺于茲山之巔肖其像稱曰蟻衣禪師掌昆蟲之神云
馮詠詞源乘

甘使君一驥與其兄鄉進士一鳳世家洪都洪都據彭蠡上游素多蛟蜃嘉隆間其居正堂地中忽有聲如鐘鼓然時使君兄弟尚在膠庠疑以為蜃因盡室徙他所避之如是一月更無他然聲未已使君乃從其兄焚香登堂告于神曰吾家世居此數百年不意地中忽有聲私竊謂龍也不敢懷土敬徙之他所乃今一月不聞有

他異今聲果龍也必當有靈某兄弟敢以為請約以一月中從地出如其不然或為祥也亦約以一月聲為止某儒生無使久去其土日皇皇然靡所依也居一月聲果寂然無何使君兄弟相繼舉于鄉使君登辛未進士第授南刑部尚書郎間為余言如此又云其家有一婢為狐所媚至則一角巾美少年登牀相狎去其中置架上人不知也其家聚壯夫逐之恬不為動僕請善符禁者治之亦不止也使君兄素長者乃焚香告于天持水

一孟誦周易辭入其室旦夕以為常婢覺崇稍遠去因
日三四徃崇漸不能隱其形乃聚僕夫揮劍入獲一狐
重二十餘觔殺之後出其婢為農家婦亦無他

汶上楮

談

嘉靖辛酉予鄉遍地皆赤民間粉牆一夕而赭鄉人淘
淘禳祀供齋俱變為紅天馬山崩一角中出螺數百甚
至有斗大者可怪也閏五月二十五日廣寇至殺副使
汪一中擄僉事王某父老言正德間華林賊出亦以閏

五月是日殺周憲副周之子死孝汪之夫人死節二公

可謂有子有妻矣

蟄衣生別記

羅念庵大魁時年才弱冠其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壻乃榦此大事先生項發赤曰丈夫事業不知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遞一人耳奚足為大事耶是日猶自袖書偕黃何二孝廉聯榻蕭寺論學

馬 得樹樓雜抄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

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
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
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每見虎來
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為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
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卧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
去復入山如是以為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
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
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

嘉靖癸丑翁孫惠為崑山主簿為子言此又言歲大旱
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
應有雨柰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
降然翁平日為人誠樸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為物之
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豢之而佛老
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為誕妄不道然予以為
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禽
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
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
之所至也

歸震川集

羅念庵先生屢召不出聶雙江貽書勸駕先生答書有
云若憐其早歲登科立朝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
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真實在我外物奚與哉想見先
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彼學道半生胸中不能除
狀元二字當屬自待過卑耳殊不知性分上萬物皆備

天爵之榮固勝却人爵遠甚也

袁君弘妙貫堂餘譚

寧州某寺嘗有青衣美娃從西過東到一處輒止亦不為妖然僧惡之請巫莫能治乃跡其止處掘之有泉甘香清冽行處隱隱若溝皆泉路也怪遂息噫泉亦欲自見於世哉

徐世溥兩科新瀍

龍珮永新人以上舍謁選京師值鄒忠介抗疏劾江陵廷杖幾斃一時知交親戚無敢近者珮初未相識為之躬負入獄朝夕護視人服其義

吉安府志

郭青螺為閩方伯初入閩界經峻嶺忽遇一猿扳輿不去公命縛之猿牽役衣裾前引至一山坑指某所畫某所若有寬忿者役還報公命如其指畫掘地果得一屍如生到任廉得殺人者置于法為人所殺乃飼猿人也

同前

隆慶丁卯水部張克文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斂恍若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善故來相報水部因舁弟屍徙至野廟十有八日而甦水部

卷一百六十一
戊辰進士終比部郎弟名堯文癸未進士任衢州道

新

滄縣志

靖安袁姓人能化虎為淫為盜久之父聞而伺其出覆
盂水而斫令牌遂不能返形後有見虎前一足乃人手
者曰此袁某也衆射殺之嗚呼一念之惡明化異類書
傳所載可為猛省而況學術以求之乎

兩科新滙

有某求夢於神曰已有牌在外其人出看牌曰折桂之
步可期仰山之厄難免同來者皆曰仰山神為風雨之

最惡者也子將來定鄉薦惟記慎風濤耳其後此生果
得賢書於凡出入鳴葉之風半晦之雲不敢輕舟楫也
一日與同人飲山寺既醉忽失是孝廉寺內山隈徧尋
不得報其家人相共復尋又經兩日忽有一人至墓間
見一碑曰仰山處士吳公之墓孝廉此夢久已流聞此
人因邀諸君同搜墻間無跡也一僧曰仰山向有妾柩
寄某處試徃則孝廉之衣一角在棺縫焉漆緘如故衆
莫敢開然不容不開乃白邑宰證而開之是孝廉者尚

交其上死矣蓋與少亡者艷魂遇也獨何以入樞哉

同

前

臨川周迪其父所延館塾皆名師也一旦迪逝去逾日而甦言至地府云云父初以為妄久之頗有驗者後頻如此一日謂父曰明年焦祝兩先生皆進士明年狀元某人焦者漪園竝祝者武功世祿也又數月謂父曰焦先生改狀元其先定者改後榜二甲矣問何故曰焦師以某事某事其先定元者以某事某事皆細行也明年

焦果及第第一祝二甲亦成進士其父往賀焦述迪所見焦曰然誠有之是隱事也然其細已甚矣故曰勿以善小而不為也其所先云為元者壬辰二甲出身如迪

言云

同前

萬歷十有六年春二月雨豆于豫章之北郭或黑或斑水之則芽苗若原菽火之則熟味若銀杏乃正月霖至于夏四月恒陰沍寒大水灌湖堤敗之既穀大踴貴米斗值八千錢民廩廩莫必旦夕之命乃大攘奪吏拮据

蕩舟大浸中導上流之粟嚴內訶之法且賑且勞來旋
定之民乃少安

萬恭河陽子集

湯義仍顯祖疏叅政府而及給事胡似山汝寧其詞云
除叅奏饒伸之外不過一蝦蟇給事而已伸號豫章為
比部郎曾疏詆太倉而胡以言官糾之會亢旱禱雨禁
屠酤胡上章請并禁捕蠹可以感召上蒼故湯有此語
可與宋時鵝鴨諫議作對二君俱江西人而胡與饒復

同郡

得樹樓雜抄

明燕王入南京城中紛傳建文帝自焚死鄱陽胡大理
卿閏與方公孝孺高公翔三人同被召皆衰服入見觸
怒九族瓜蔓抄戮最慘烈黨禁解後親族戍衛者始得
赦還萬曆改元有詔靖難死節諸臣皆建祠表墓厚加
卹錄十三年又以御史屠方叔奏奉旨表揚忠烈檄下
本郡懸榜于邑之大門是日大風忽起揭榜直上數十
丈盤旋天際如素鸞翔舞久久不下自午迄申始墮仍
落邑之墀中郡人觀者以千萬計邑令陳朝京紀其事

嗚呼自成祖迄于神宗二百餘年而久鬱忠魂始得復伸其遺烈所感尚能假靈風伯以大表其英颺浩氣於中衢萬目天晶日朗之間一升一墮若有人焉上且下之豈不異哉

徐芳懸榻編

萬歷中虔州孝廉司言貫者元日夢亡祖告曰冥曹考校文行當及子矣然有軋之者秋時入省宜以厚幣餽臬司某昏囑其填榜時聞唱八十三名司某姓名即振穎疾書勿滯呼吸則得之矣孝廉異而識之比秋入省

漫詢臬司書役中果有某姓名者生飭篋往拜不過則
再往最後相值問故生以夢告胥笑曰謬矣闈中舊例
填榜是藩司胥為政我何與而能為子生曰雖然姑識
之委幣而去亡何僉寫榜吏時按察使屬內大僚出者
性卞倨與藩司忤爭于監臨御史監臨不能決于兩司
中各取數人試之擇其書之佳者胥竟入選至期聞唱
八十三名司言貫即振筆一揮而就主司遽曰止胥曰
書矣問書名乎抑止姓胥曰姓名皆訖主司曰數也蓋

時有副卷頗佳主司欲更之拆視卷姓名周似但書一
司字則固可改而為周今書名無及矣生既入彀往謝
胥其言闡中事如是然則名次前定也正副榜前定也
寫榜吏亦前定也夫彼此界在呼吸之間而生以胥疾
書之故遂為司不為周豈非天乎

同前

謝桓慤公詔八歲能文有經師張姓者設絳壽量寺夜
夢祠宇大殿喧迎都憲明發而封翁送公來學張默識
之知其非常人也

謝桓慤墓志

臨川曾銘西方伯誕前一夕父夢廳事左棟有物盤挂
蜿蜒鱗甲爍目知其龍也旦日方伯公生因以棟名之
後竟貴顯而壽同時同里王翁某家素封其商于外日
惟踞門坐則貿易輒利多得錢或偶他往則是日必不
利少得財還復門焉而財又至人因號為財星晚年一
日晝浴妻推戶入盆中惟一肥牛拍拍弄水大駭而出
呼家人往而浴已畢未幾遂病不復起人又目翁為牛
精以其欲終故形見云 懸榻編

巡撫楊邦憲為忠賢建祠南昌毀周程三賢祠益其地
驚澹臺祠曳其像碎之建祠疏至熹宗已崩莊烈帝且
閱且笑忠賢覺其意具疏偽辭輒報允無何忠賢誅諸
祠悉廢凡建祠者概入逆案云 白志

信豐縣有太子廟天啓時知縣蔡自強欲毀之命典史
金都往馬蹄折乃自往輿復折遂止今血食之盛如故
信豐縣志

崇禎間陳啓新以武舉上疏請罷科目考選擢為吏科

給事廬陵有程品者吏員也謁選至京抗疏糾啓新其
略曰啓新非叅科目也是壞國體也廢孔孟也孔孟之
書修齊平治之要立身行政之本忠孝節義由此而出
罷推知考選語尤不經按臣巡方有入境有考核有復
命有歲叅有風聞又有大計黜陟法網不為不密賢者
自應選舉以風世不肖者自應擯斥以示懲云云

吉安

府志

崇禎丙子十二月婦翁鍾陵大司馬熊第霜後瓦凍數

十重屋瓦水文盡成龍鳳牡丹芍藥之狀鱗翅枝瓣俱具夫人使童子持數片示亡室自京山至東湖行二百里餘尚未融也以紙印之亦皆成文余往就觀司馬公問古曾有此否余對曾見春明退朝錄載宋滕子京守青州日一夕霜凌瓦上水紋悉成花鳥此正與同公問此書何處有余曰百川學海中有乃取百川學海及春明錄視之果然公喜曰吾往病郎雜學以今觀之無書不當讀也浮以大觥明年鶴臺太常登第或謂此亦其

瑞云

雨稔新漚

崇禎壬申虔中九連峒寇掠吉安焚崇仁將由新城返峒一縣盡走民有度赤溪者久之不反方共疑揣有持竹半面以旋者殆可為舟曰彼處可田可漁大木之多無比可為室屋宜相將往居也問其所持乃竹杪耳涂子期曰如此而謂桃花源為寄託之辭者無乃不廣乎

同前

金聲桓提師至江州傳檄南昌撫臣以下皆走顧持疑

未敢入糧道黠胥部德甫倡衆齎冊迎附金德之使領
職用事凡諸螫虐皆德甫為謀主崇仁有詹賡一者嘗
為盜依章通政光岳門下以免後悍戾不馴通政子欲
寘之法遂銜怨無何江變賡一嘯聚千衆破通政家而
手刃其主以重鎡購金帥得授練兵守備有趙某者邑
孝廉王秉乾莊丁也習攻木以技食徽之婺源一日擲
斧而還若有神使者號其鄉人曰我趙帥也詹部二賊
不道帝命殛之有應者則令各認一技閉戶書符咒之

即自能起舞擊刺進退皆有法衆至數百名曰神兵時
德甫等正會師撫州聞報怒甚出甲千數襲之趙已前
知其事驅衆伐木樹柵自固德甫兵至趙鼓譟出舉槊
刺德甫中腹墮馬刃出于背賡一繼進連刺之洞胸立
死會有知其神者屠狗血灑之術遂敗數百人俱死趙
亦見殺乙酉十月事也

徐芳神兵記

賴之冕字首人會昌人父士聖明末官職方郎戊子之
變會昌以授偽檄被圍士聖輸三萬金請贖闔城命貨

半入而鐵騎疾蹂靡有孑遺士聖自縊子七人死于兵者三之冕隨其母得脫事定歸則赤磔滿城求士聖之殯于灰燼中不可辨之冕泣血自傷即其處裒餘骸并葬之徐嚮產復稱貸多金收諸骨于南郊築塋藏之號

萬靈塋

贛州府志

靖安之極西有洞曰委源人跡所不至也舒氏之先遭亂惟存一人今子孫蕃衍至萬餘賴入此洞以免也其初火粒兩斷有神日以苦菜啖之得活故其歲時祠祖

必以苦菜舞雉以報洞神之賜自厥祖出後洞無人踪
又若干年矣洞口石壁夾峙初不容人必側身而入故
名摩肚崖信乎肚與石相摩也過崖有湫深碧畝餘橫
當崖口緣山右繞避湫履苔不百步有流水九十九曲
一曲一石宛若人置以承跳者須奮勢而越稍怯即墮
水矣高峰障天喬木暗林難估甲子一望可三十里惟
聞鷓啼鶴效異鳥呼吟磨震來往猿狖千百為羣如村
落穰社窅然非復人境洵自古緇黃所不能開草竊所

無可據也有山牛山羊豪猪猩猩樹有熊跡泥有虎印
目之所遇殆非大荒四經曾載者頃清流冶客聞其饒
有古木結茅洞口欲就薪炭之便而石隘水紆漠枝唐
榦終無一束能出崖口者高聖功思設計墾之天閉萬
古五丁無施竟不能與山鬼者獠爭尺寸云其處東至
靖安西至寧州南至奉新北至武寧皆百餘里土地平
廣別一山川自非摩肚崖者久作人間世矣同前

五柳先生所歸處村中有老人行乞為業遇人則曰余

百四十歲矣無籍貫姓氏非本無之蓋彼亦不自知其
所從也初來為村人牧牛止須一飽牧一生無絲毫積
今老矣不能牧故至是耳計嘉靖抵明終已百二十餘
年今歷

大清又十三年矣則百四十非誕也他日子過故里詢
得老人為牧之處其主人之孫曰彼自嘉靖初為余祖
牧牛余父兒時見彼初來已約畧近四十無論余祖即
余父亦至八十餘久為泉下人余又復瞠瞠矣由是說

計之則是嘉靖已前所生者尚不止于百四十矣百四十云者從老人自命之辭一混沌甲子耳今猶矍鑠行乞十里則終日返二十里則翌日返以至百里內趾跡錯交然其後死尚未有期其人無異狀身不滿四尺貌癯而黑似應為乞者獨雙耳垂垂長二寸許老猶腴潤如故又云其人從未破色欲戒不知世間男女婚嫁為何事至今猶童子身意者壽在斯乎或曰彼少時不自知其姓名混沌未鑿如頑石然頑石故壽也

毛達文集

吾邑前叅政漆尉山為余言邑南四十里地名九都田家姓黎者畜一子母牛子齒近歲七月間田家繫乳牛于家駕其母耕隴上耕畢放牛牧洲渚方午風雨晦冥雷電大作牛忽為霹靂所擊田家即聚隴上人舉斃牛委之河歸乃憐其子而歎息曰若母已為雷擊死于某隴上洲渚矣時乳牛悲鳴不已次日田家放乳牛牧地所去前洲渚猶里許牛即騰躍悲鳴犇至其母被擊處哀號躑躅不飲不食如人匝地而號咷逐則躍起促之

歸則逸去人去則復遶哭其處如故一晝夜不絕聲竟自擲死于隴上鄉人哀其孝為之葬于隴上名之曰孝牛冢此順治丙申七月事也

同前

安遠葉燦妻郭氏死既葬一日忽來歸處分家務飲食寢處如常但有聲無形閱數月息又孫心海妻陳氏死後為厲能言食亦如郭三年始息去之日有痛哭聲康

熙初年事

安遠縣志

提督虔院前有古柏數十株高可百尺嘗有羣鶴翔集

其上康熙四年栽缺栢漸枯而鶴亦去矣

贛州府志

豐城有杜母魏氏居鶴村康熙三年年百有二歲益康健子二長年八十有四次六十有八冢婦今亦九十三孫六十一門多壽士大夫競贈以詩歌真太平之人瑞

云 豐城縣志

康熙五十九年冊報旌過老人各壽百歲夫愚夫愚婦初不知行氣之術辟穀之方而獲享期頤非沐

聖世休養之恩詎易得此 石里雜著

聶應井四川人知南康府國初避亂廬山沒後柩不能
葬康熙丙辰郡守倫品卓卜墓于卓爾山西南立石為
銘後其子聶熙奉例還川時郡守周燦遷四川提學復
其祖業

廬山續志

金谿城中市水門廟祀青蛙使者形即蛙青色背上金
星七好事者以錫作盆置金椅于內閉以錫蓋去來自
如有祈禱者啟其蓋祀之坐椅上與人無異目光炯炯
若識人言語者相傳開縣時作官舍取土深數丈得之

神為人言云掌邑中五瘟使者故祀於此邑人祈求其
應如響每歲五月五日城內造龍舟以人裝故事其上
一舟數百人舁之行諸陸地云禳瘟氣也甲寅春有大
蛇自神龕出盤椅上啖使者幾盡還吐出若支解然既
又復故數日觀者盈廟門蛇不為動三日乃去既去使
者坐椅上如常未幾土賊楊益茂據城池識者以是為
先幾之兆康熙壬申侯官毛公諱翼垣令吾邑首禁龍
舟邑人以使者為辭公乃為疏詣廟中與使者對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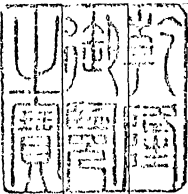
曰使者既為一邑主母好戲龍舟費吾百姓錢吾為令
使者不得瘟吾百姓也言訖焚疏使者自是潛其形公
治邑十二年使者雖間出不歆邑祀瘟氣亦絕公去使
者仍來廟中戲龍舟亦如故

詞源乘

泰和山川秀麗鍾毓人文由來科甲蟬聯登狀元者接
踵明寧晉曹鷟以泰和典史而狀元及第至今衙署外
顏曰狀元舊署宋江寧呂士元任泰和知縣子溱隨任
讀書至今署內有狀元書室

本朝康熙初江南貢士王有容任泰和令其孫式丹隨侍肄業後登癸未會狀伊祖之清白自守慈愛及民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式丹隨祖任讀書與呂溱隨父任讀書俱在泰和縣後俱臚唱第一人曠代相符誠千古之佳話也

敬業堂外紀



江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一